# 四庫全書

子部

# 春渚紀聞卷四

宋 何薳 撰

## 雜記

### 宗僉慼政事

宗君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黄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祈為一日

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公公即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為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兵既至鑾輿南幸兵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為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麪之直且市之

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麪令作市肆籠餅大小為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酤醖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為舉子時來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

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直之費校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為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買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麴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

為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卒汝曹即換拾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攙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麯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觚者不勝其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復舊其它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為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黐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蒙間輾展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黐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醵錢五千具飯會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翼晨集庄户散置膠黐至暮得斗餘盡令

塗場間麥稈上幷繫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妥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即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朦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譟前視之則立死矣

銅章異事

青社士軍高閶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即

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黄河灘因憇所乘籃輿渡口輿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爲泗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

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絶倒

盬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盬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盬飲之每鱗甲中出盬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説者何也後因祭元度就其

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盲報

於潛主簿沈存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以破不可療也即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後竟不敢違其母

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誅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為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為生願得盲女為家既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府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緋衣者遽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藳周其身以火爇灼其目

忠老視之怒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為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以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以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況夫妻以樂禍為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為他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陶節夫為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既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歴官弁相失之詳公頷之明日具酒肴獨約馬將會飲閣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為更稽緩爾耶馬離席隕涕曰某去春攜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大内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攜孥就禄無它故

也公即呼取大金巵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巵當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睽索中適某過澶州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且語其詳某適已令具兜乘護歸將司矣馬始驚喜次而軍校聲喏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訖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人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即為禪比

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刼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即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

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即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即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眞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為人多不曉了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踴身沈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即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遥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棋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

之沈波而去即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其地營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眞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髪侵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為

息歸子拒之不獲即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
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為香燭之費而常畜一
猫甚馴起居之間未嘗輒相捨也後猫死詮晝夢一官
府有金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銓回語之曰弟
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
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為猫償報既盡
以宿性直剛今得為冥官方為猫時蒙師六年愛育之
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葢有說也師前受寺

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為佛供利歸一己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刼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當為師叅問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為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為佛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歳餘會錢塘縣官攜家累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懐怒心始登

方丈而足為猫糞所污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捽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却掃故此避匿耳詮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始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為已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爇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皀血為味汝能為我密致之幸甚至

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須同寮僧雛窺道者於隙處披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刺心血覆盂其上解衣帶纏遶久之開視盂中血凝矣即以葱醯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雛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異後堂頭闕人府請明老住持明辭之堅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尚未之許道者聞之曰須我一行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手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為

和尚導即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黄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為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黄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

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録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為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縣君聞語居宣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

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隣皆知其由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即前撫接頓加和悅幾致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兩刃問之婦即懽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

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為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為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侍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為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怡顏盡為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涙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

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為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褁表二百幅當為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

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

歲祀之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鱠為勤其操刀者名之鱠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鱠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鱠縷一盤為賜食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即取具鱠舉筯而盡自後日進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鱠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

鼻遂不復食至終身云

詑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隣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吝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撝今日左邊之魚

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彦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雛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樂食龔自此不復晚飡云

繪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闕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六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

夫人即前斂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享暈翟之榮關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

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止既死鬼笑于梁至大斂始寂然蓋其母初禱子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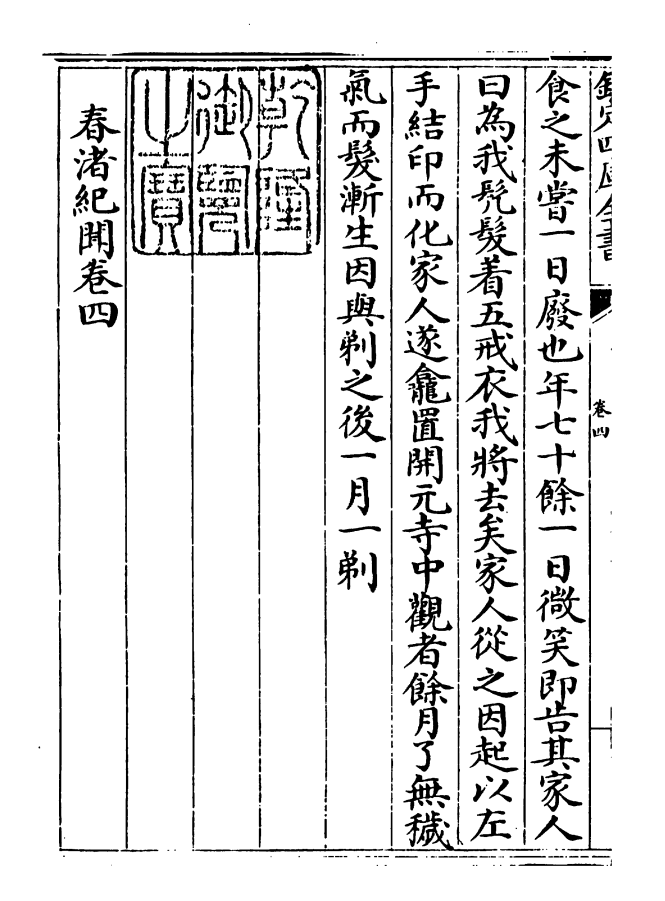
施𡛷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𡛷婆者年六十餘髽兩髻明其尚處子也年二十為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為生施

即傭舂旁舍或織草屨與縫紉之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為配更為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尚在

孫家尚呂媪

湖州孫畧教授家婢名呂媪者服勤孫氏有年矣性謹朴無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潔之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中或加五味煑



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一日微笑即告其家人曰為我髡髮着五戒衣我將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龕置開元寺中觀者餘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剃之後一月一剃



春渚紀聞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渚紀聞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曽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曹勲祖

# 春渚紀聞卷五

宋 何薳 撰

## 雜記

### 張有篆字

吳興張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本識者嘉之嘗為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葢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

見周泰凡有盤盂之銘其論水字云中間一竪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葢坎為水見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唐子西論文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子矣

玉川昌黎月蝕詩

施彦質言玉川子詩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韓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一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閱葉大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顔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小大一箇顔真卿自不知姓名又顔杲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匃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為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證處先以禀司業朱服服

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已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道人嘗

言之矣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奕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為人困者以其行道窮廹耳行

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訓容也不知於棋者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説何也

瓻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鎻魚又云明日還公一癡嘗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瓻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

二字之差然山谷鴟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

定武蘭亭敘刻

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

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其石龕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金人南侵與岐陽石皷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鄉張鄧謝後身

邊鎬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為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鄒陽後身為東坡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裘為道人遍歷湖湘閒晚樂吴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閒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

山横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
投之坡展視詩畫葢已竒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
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
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
辯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
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辯老畫山筆
力之妙畫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畧得其
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

然不能為人特作世所有者絶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為寳玩也遂家所藏二横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嘗與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巨然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為人既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為人輕作又不為王公大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為郡守

於郡城絶景處増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常延致朱象先爲作一大屛真近世絶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徼逐時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後遇真賞有損千金而求其一筆者不獲始以余言爲不謬也粹老二横軸續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霅溪綃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拂

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洮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非爲冥吏

晉江陳彦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黄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迨還家

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黄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名汝職領甚要既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雖捧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卧應為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來寓雲安堂且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意甚虔至

觀有小道士伏於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虚静年老羈單一身常恐一旦斃盡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足為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小錠僕其夕禱即遥擲其旁虚静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視其所獲請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懐之疾走衆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从之不至虚静從

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蠟耳非我所獲者喧譊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真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産乳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他作冥助第呼

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名鄰僧使糊鐘間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即我超生時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為呼畫人及名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鉌衣寳冠稱盛功德今當生樂處矣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為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

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折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玊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諢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已有過客執郇而前正遇趙於案間揮翰自得客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

嘗留心字畫竊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詬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水十分豈不為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為之絶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顔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圃中有

柹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圃歸尤氏云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為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即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謂之曰我放你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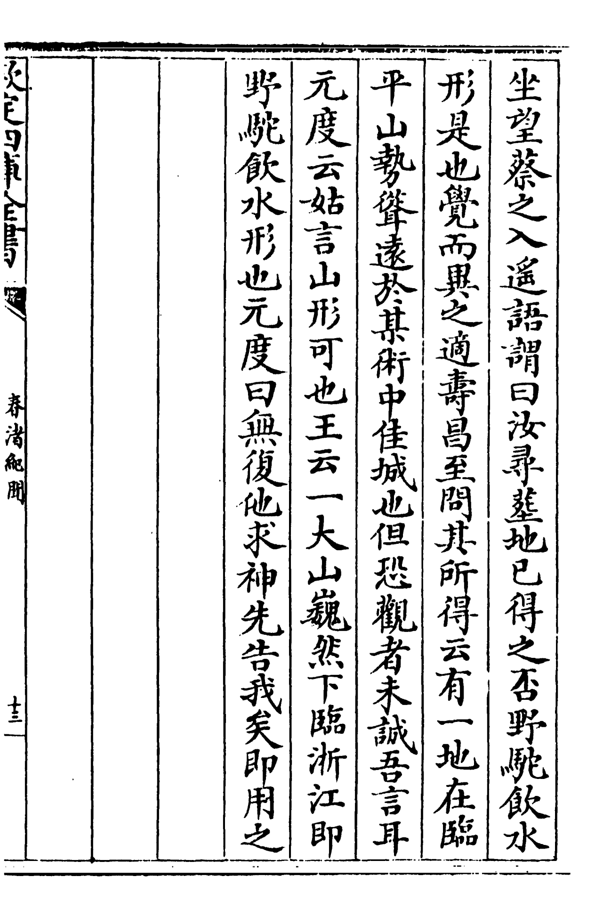
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即啓籠及與解所繫緇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邈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

首視之即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為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為可念者或未以為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歌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别親戚乎并鸚歌各付使者歸

之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塋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



坐望蔡之入遥語謂曰汝尋基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其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春渚紀聞卷五

春渚紀聞卷六

宋 何薳 撰

## 東坡事實

###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 後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异世可時為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别行李匆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叅寥手報云無已逝矣

坡仙之終

氷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能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議為毘

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臨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决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

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為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遂一日謁氷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氷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事氷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

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鄒陽益如黄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霅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為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

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頷之曰某今為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為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賜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為徐州學官待

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説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葢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

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黄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其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黄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黄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之語蓋言

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

原闕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

於是語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

畫格自我作古蒐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連手

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

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覯也

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黄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殁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愽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説蓋出于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譔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書明光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通守

時字云紅杏子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酴醾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為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

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遂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于此

題領巾裙帶二絶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絶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

又於陶安世家見為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絲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營妓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甞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

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之久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黄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凢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摛詞摘句為勝唐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王

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汙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賛則云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文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詠四姬

徐黄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者皆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虵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黄州而黄州有四侍

人適張夫人攜其一佳壻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徼草鄭趙娃稱孫姜閻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氷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閻姬也最為徐所寵公復書絶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緑羅尖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隸三絶

遂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

無杏銀鑛終須有鉛苻帶豈能攔浪藕花却鮮留蓮其後文作漢隷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絶也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遊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遊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遊復何言某亦嘗自為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别初少遊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遊汗漫蓋讖於此云

##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淵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臟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為肏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之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

不知純臣者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携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為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

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訢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其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

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慎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謐法屬黒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歴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

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觧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為僧雛侍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顔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國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晁丈无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廼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㸃識也

馬𨇾答問

元祐三年北人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𨇾劉即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謔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愧之引乃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即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為窮年之養

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户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絶口先生即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名夫子食者既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从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忻然許之始過闠闠未及

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無一留者獨顔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内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畫回江之利以

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
閘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
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
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
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
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
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
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

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為代有訣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内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積以五萬

錢輟洗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释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乗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北中還得責吕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寳

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為不虚也

龍團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䭔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為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為韻山谷擊

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𨷂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 贋換真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捲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偽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捲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

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偽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邪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公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原缺一字）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卹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為延款數日而去

春渚紀聞卷六

春渚紀聞卷七

宋　何薳　撰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咮及麟角合煎為膠號集弦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續絃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為膠也

冬瓜堰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祜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為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邪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弘慶曰祐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藁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既畢貼之墻壁坐卧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薳甞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藁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為小邑繼圈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二改乃成令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

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黄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黄金縷且白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

秦少章為錢塘尉為續其詞後云斜𢹂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黄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舆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為東南將領佐公

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黄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絶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殁景文晚歳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録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歴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泒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遂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鬢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真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誤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杪措以為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徃已水濵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泖茆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茆涼波魚蘮動五

茸春草雉娸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泖從水而此乃從草五茸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豐草所在今覯所謂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蒲演迤水風生涼秋冬則葭葦藂藸魚嶼相望初無江湖凄凜之色所謂冬煖夏涼者正盡其美哉謂泖是水死絶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滀不湍者為泖不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岡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岡遂家藏公墨

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為穿雲裂石之聲别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秦董恐指董偃秦宫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璹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二疏辭漢去璹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為擊節人之璹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

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漁父止此耶或詩為賦援筆立就其末魯邦司寇陳義髙三間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竒之政和間余過禦兒訪其隱居坐定為余曰數夕頗為飛蚊所擾夜不能寐因得一絶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滿壑寧知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横歛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託以規

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遥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繰車鳴處楝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手官官小未朝犂紅日半竿春甿酣為報隣雞莫驚起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

世傳以為東坡先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聞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顔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岩嶢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

以清慎稱之

夢讀異詩

莫養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剞劂不可觧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轂風劍已飛鋋諸天互魔擾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也

熙陵奬拔郭贄

先友郭照為京東憲日嘗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贄初為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奕外

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名至郭不敢隱即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芳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太宗大加稱賞益有合聖意者即載以後乘歸府第命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益與孟襄陽

賈長江不併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禍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罍向北開吏

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卧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為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為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綰袖舐筆伸卷神韵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

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顔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傳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髙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張遺句南金録

遂仲兄邈字子薦兒時嘗過僧居賦藏筠軒詩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緣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韵賦詩纔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競分明火爐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餘且為之跋云方二人為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覩其所以因材自勵

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騄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閒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為過言

李媛步伍亭詩

遂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閒有數十塚疑塚閒鬼憑

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為鬼語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闗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絶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裊黄金危欲墜蔕團紅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蕋訝粉綃裁太

碎蘂凝紅蠟綴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為全勝

## 蘇黄秦書名有僻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為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収山谷所書禪句三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予自釣魚船上容偶除鬚鬢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

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間計有數十百紙矣百花橋下木蘭舟破月銜烟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戀爭如年少去來休又瀟灑一氣散去託萬鬼隣四大不自保況復滿堂親膏血汗厚土化作丘中塵空牀横白骨奄忽千歲人恭七丈屢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罵胥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偈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法華既過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者郡有胥

魁其性剛悍素為郡人所惡偶以年勞出職既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過既內不自安下馬挽張且求偈言張於茶肆取紙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背覺之大慙而退余兒時嘗聞魏處士隱居陜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為惡詩嘗至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卻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會衆請其句云龍牀不

是籠牀䟽厨乃是籠牀方𥨊自稱奇而魏即應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紂乃是孔目一座稱快王即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葢小人僣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歳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歳不能言一日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宫中數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為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

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兎蟇俗説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兎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兎野人或言兎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兎眼迷離雄兎脚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㷀足惟撲握若雄兎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㷀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趙丈德麟賦玉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香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黄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黄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禀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

者至荆公之論則云杜詩固竒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

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紀聞卷七